

秋游吴塘

文/图 毛四二



我老家在丹阳司徒，离吴塘水库很近。当初水库及溢洪河——新河建设时，没有现在的大型机械，都靠人挑肩担，我父母及大哥二哥也都参加了水库及新河的开挖，村人在一起聊天时修水库挖新河便是一大话题，如一天要挑多少方土，某某建水库时一顿能吃多少碗饭，等等。

但我小时候却一次水库都没去过，一是水库建设我还没出生，二是当时我村到水库没大路连通。直到近几年才抽空去过几次水库，对水库也慢慢有了认识，有了感情。现已深秋，刚好国庆七天假期，天气晴好，便与友人相约同游。十月四日下午，坐上了友人的摩托，抬眼看蓝天白云，任凭那秋风拂面，一路向西，开始了吴塘水库的秋游行程。

吴塘水库位于丹阳最西边，距城区二三十里地，与丹徒接壤，当初建库时把曾是丹徒县的几个大队划归了丹阳。水库交通便利，就在丹上公路北侧，到水库段的公路沿水库的溢洪河——新河而修，河两岸全是参天的大水杉树林，深秋的杉树叶黄绿相间，在桥中间看那平静的河水倒映着葱郁树林，也是一道极养眼的美景。

未到水库，便飘来浓郁的桂花香。合并了全州和河阳的新司徒镇在西部建设了面积近两万亩的丹阳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园区花木基地里的桂花正在盛放，银杏挂满树上，白兰花也结出了果实……园区内修了条贯穿整个园区南连 211 省道北接 312 国道的生态大道，穿行在丘陵间绿荫中，也是一道好景色。

公路在水库边迎来的第一个村子叫南岗村，公路穿村而过，入村路南是水库管理处，园内整洁同样飘着桂香。门口便是通向坝顶的公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溢洪大坝，有整齐排列的闸门和新建的控制房。大坝坝顶宽阔笔直通向远方，路靠水库一边草坪上长长溜溜撞水泥柱上刷着红白相间的油漆，醒目如一排哨兵，再往

下水泥石块护坡消失在水面下。路另一边斜坡上，是修剪得平坦整洁的草坪。

过溢洪大坝是一座建于水上的食府，以水库产的鲜鱼招徕顾客，进入坝顶渔府大门，有一座曲桥通向立于水上的渔府建筑，由相连的三幢建筑组成，每幢建筑都有环廊围绕，坐在环廊上放眼近处的水面，远处的村庄和更远处的高山，再听头顶飞鸟的鸣叫和落日时落满金色的水与天，那真正让你体验到了“霞覆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

坝下是大片的稻田，深秋稻谷已是金黄色，但稻叶依旧留恋绿色，放眼望去金黄点缀在绿色间，成了大地的主色彩。

大坝远处尽头是大吴塘村，大坝公路穿村而过，房子都是粉墙黛瓦，典型的江南村庄。有好几户的房屋依山而建，房前屋后及水边都是大树，有几棵柿子树上挂满了如红灯笼般柿子，还有好些扁豆、丝瓜爬上了树，上面满是红扁豆花、红扁豆、黄丝瓜花及吊着的丝瓜。村民的房子掩映在树下，村民在绿荫下、碧水旁忙碌着他们的农事，一老者在门口树下一躺椅上闭目悠闲地躺着，欣赏着收音机里播放的越剧。

村子虽老屋居多，但整洁，同样整个大坝也是干净整洁。水库西南边有一规模较大的花木基地，基地内柏油路弯曲相连，路旁栽植花木，也是景色宜人值得一游。

不觉已是夕阳西挂，此时更是一日里的最美时刻，天空、水面、水面上的渔网、远处的树木村庄，所有的一切都披上了金色，渔民也披着这金光劳作，如剪影般落在霞光里。头顶不时有白鹭鸣叫着从天空飞过。不多时夕阳西下，暮色也一点点地笼罩上了水面，渔府及曲桥上的灯齐开，灯光倒映在静静的水面上。

其实秋天是游览水库的最好季节。春天万物复苏大地披绿，但蓝天绿草碧水色彩都很相近过于单调；夏天炎热不宜游玩；冬天草木凋谢，南方又少下雪，无景观可赏。而恰恰秋天，秋高气爽气温适宜，蓝天白云下成熟的谷物红黄点缀在绿色中，好一个色彩斑斓的美世界。



帮婆婆梳头

□ 李金鹏

都说新媳妇怕见公婆，我也不例外，虽说已经和婆婆在一起住了两年了，可还总是怕自己做砸事让婆婆数落，偏偏婆婆又是那个不爱言笑的人，一脸的严肃劲，我见了心里多少有点发凉。

我曾和老公开玩笑：“咱妈是不是不会笑啊？要是她笑一次，我给她五块钱。”老公叹口气：“谁不会笑啊？人没舒心事哪会笑啊？你可以去帮妈做点事。”

因为怕婆婆责备，所以我总是“创造条件”躲着她，言多必失，我尽量和婆婆少交流，实在不行就恭维她一下，连点头带哈腰的。

说句玩笑话，我和婆婆相处就是按着古代官场的生存法则行事：多磕头少说话。时间长了，心里的疙瘩就结大了，婆婆也是妈呀，哪有儿女总躲着的呢，还是得多交流。

有一天，婆婆因为在菜市场买了便宜的带鱼，高兴得满脸红光，在厨房里做菜都是边唱边做，恰巧那个月我多发了 500 块的奖金，这可是双喜临门呀，何不主动出击呢？

我凑到了厨房，左看看右寻找突破口，突然发现婆婆的辫子有些乱了，就想“献媚”帮老人梳下头发。

婆婆留的辫子可不是大姑娘常梳的那种，而是老家时兴的“太婆辫”，头上的辫子有大三粗、小三粗，还有里绕外绕的，很是讲究。

我对婆婆说：“妈，您的辫子乱了，我帮您梳一下吧。”婆婆愣了一下，脸上的褶子也舒展开了：“哟，辫子还真乱了呢，你不说我还注意到。你会梳太婆辫？这可不好梳呀。”

我笑着说：“有您把舵，您一指点就行了。”

婆婆坐在镜子面前，我的心乱跳个不停，心想要是梳砸了婆婆一定怪我，越心急越乱，一不小心，手用的劲一大，什么大三粗、小三粗也分不开了，辫子拧在了一边。

婆婆一看，“扑哧”笑了：“你这梳的哪是太婆头呀，简直就是叫花子头，哈哈。”

婆婆不怒反笑，我的心一下放宽了，再次梳头，心里一点包袱都没有了。

从那以后，我就经常给婆婆梳头，而我和婆婆之间的生硬关系也随之消失，家里也变得更加和谐。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关爱未成年人